

故都春夢了無痕

——追懷一代小說大家張恨水

● 孫樹模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醉過方知酒濃，

愛過才知情重；

「故都春夢」了無痕，

卻道、浮生、若夢。

★ ★ ★

世事一場春夢，

人生幾度悲涼；

「南閨寂寂」易斷腸，

掩卷、唏噓、啜泣。

——調寄「西江月」

註一：張恨水代表作「啼笑因緣」於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聞報」

副刊「快活林」連載一年之後

，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結集成

書，由上海「三友書社」初版

發行，隨即由「明星影業公司

」攝製成電影，風行全國；三

十年後（約在一九六〇年前後

），香港「邵氏影業公司」重

拍此片，易名為「故都春夢」

，由邵氏當家花旦李麗華與硬

裏子演員羅維擔綱主演，當時

港台兩地票房歷久不衰，仍是

萬人空巷；近年大陸「央視」

又將「啼笑因緣」攝製成四十

集電視連續劇，由紅星胡兵與

袁立分飾男女主角，風行海內

外；足見張氏創作改良體章回

小說，撼人心弦，跨過時空。

註二：「南閨寂寂」者，是指張恨水

之最愛——與他結縈二十八年的

周南，於一九五九年病逝北京

時，張恨水悲慟欲絕，經年長

歌當哭，曾先後作「悼亡吟」

十首，其中兩句是：「如今癡

坐茶煙淡，齋冷人亡幾個知！

——情深潭水，躍然紙上。

醒世箴言豈是蝴蝶

一九八九年春暮，我隨著探親人

潮重履故土，由於臨行倉促，從台北

經香港直飛上海機票已一位難求，不

得已改購經東京飛北京來回機票一張；藉機走馬長城，重臨外灘和漫遊西冷。在東京成田機場轉飛北京班機的一剎那，望著暮靄四合紅日西垂的窗外，確有一絲「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悵觸！後來坐在機艙中，想到幾個小時之後，就會到達嚮往已久的故都，反而有點近「鄉」情怯的感覺；此行是探親、訪舊、還鄉、還是旅遊，我想都是，也都不是。少年聽雨「閣」樓上，曾臥讀張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緣」和其成名作——「春明外史」與「金粉世家」，略稔故都風土人情和軍閥割據時代的橫行不法，如今經過四十年的雨雪風霜，是否仍皆無恙？

綜上所述，足證我是「張迷」(Chang's fans)由來已久，即使在離開故國幾十年之後，當異域轉機。百無聊賴之時，猶想起八年抗戰期間，那一段「少年不識愁滋味」的艱困歲月，其時唯一能使我樂而忘憂、陶然欲醉者，就是張恨水的幾部經典小說；其後在烽火中輾轉來台，就讀台大期間，竟能在台北牯嶺街舊書攤上搜尋到張恨水在戰時陪都重慶以及戰後他重回故都所寫的十幾部諷時諷世之作；至今使我記憶猶新的，如他把日寇在南京大屠殺、血流成河的荒唐殘暴行為，曾鉅細靡遺地一一筆之於書，其中不免也交織貫穿一些亂世兒女在烽火漫天中的悲歡離合情事，「大江東去」全書記述據說都是鈕先銘將軍的一段親身經歷。又如他把戰時陪都重慶的政治與經濟弊端以及勝利還都之後顯宦朱門的貪婪與腐化，也都一一隱喻在他的創作小說之中，前者如「八十一夢」，後者如「紙醉金迷」、「五子登科」與「魍魎世界」等等，都可視之為野史或是信史。「他一個報人的開拓視野、豐富閱歷和敏銳感覺，在大量的作品中以特殊的方式展示了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奇聞軼事、風俗習慣、民間疾苦和民族情緒，尤其是對北京和重慶的

下層社會和某些上中層社會的描寫，不無獨到之處。他的一些感受也許不夠深刻，但不少地方以其正義感而顯得相當犀利，到了他創作的後期，他的社會批判精神已經非常可觀了。人們常常談論文學的社會歷史價值，自然也卻不應把這一切排除在文學史視野以外了。」(以上所引是彼岸中院楊義教授在他所論述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困惑」一文中對張恨水歷年嘔心瀝血的著作作了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的評述)準乎此，張恨水是倒地的寫實作家，非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些偏激人士譏議他是「鴛鴦蝴蝶派」，自非持平公允之論；其實，民初的駢體文小說，如徐枕亞所著的「玉梨魂」，單就其描繪的內容而言，在當時舊禮教的約束之下，文君新寡與家庭教師的熱戀，自不為社會所認同；小說是描寫人生的，也是人生的縮影，則徐枕亞的著作，不失為是一部富有時代背景的感人之作

，何能視它為「鴛鴦蝴蝶派」，就投之以輕蔑的眼神？！

在民初新、舊文化交替的那個時代，張恨水創作的改良體章回小說，應該是值得推崇的劃時代產物；上海老報人在「啼笑因緣」初版序言中就曾作這樣地評介，他說：「世之談小說者，或崇尚遠西，鄙棄章回體，實則藝有專精，理無偏廢，異域之作，艾剪繁蕪，含義深渺，警策可稱；而纏綿悱惻之長，未嘗不在中土。……若君此作，疏寫不過數人，為時不過一載。哀樂相尋，低徊彌永，任舉一人一事，閉目思之，行止笑貌，恍忽若有所見所聞。而映寫人生，不事雕飾，自然觀感無盡，夫何遜於世界所稱名著。……」這些話並非推崇之詞，而是就「書」論「事」。試想在民初軍閥割據時代，槍桿子出政權，像劉將軍那樣搶奪一個在故都天壇唱大鼓的鼓姬沈鳳喜，乃是強權社會司空見慣的事；而鳳喜進入將軍府之後，

受著權勢與虛榮心的趨使，將往日對她情深似海的樊家樹舊情淡忘，對一個出身寒微涉世未深的少艾而言，也是見怪不怪的事，何足為奇；張恨水將纏綿悱惻的言情和鋤奸扶弱的武俠傳奇熔於一爐，把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委婉而隱喻地寫在他的警世小說之中，非具有正義感的報人，曷克臻此？！

此外，台大文學院夏濟安教授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認為張恨水有「大才」；其乃弟，此間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著有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與「中國古典小說」）晚近也認為（出身寒微、沒有顯赫學歷的）張恨水是「天才」，他曾說：「張真可能有資格同狄更斯相比。」（*Dickens*，一八一二—一八七〇，英國著名小說家）其實，夏志清教授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曾對張恨水的著作有所評述與重視，他曾在他所著「中國現代小說史——文學革命」專章中指出：「……這些新派的章回小說作

者，雖然一直不為正統的新文藝工作者瞧得起，但純以小說技巧來講，所謂『鴛鴦蝴蝶派』作家中，有幾個人實在比有些思想前進的作者高明得多了，我們認為這一派的小說家是值得我們好好的去研究的……」如今幾十年已經過去，他在致友人書中又曾強調：「……晚清以來的諷刺傳統，想不到張也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專家斯言，確屬中肯，與余心有戚戚焉。

如夢如煙如詩如畫

張恨水從二十年代寫到四十年代，是其創作的高峰期；自一九二四年的「春明外史」起至一九三九年的「八十一夢」止，約撰六十部改良體章回小說，姑不論他是否為「鴛鴦蝴蝶派」單就他的寫作藝術與技巧而言，確已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地步，可謂章章有奇文，回回有妙境，既富詩情，亦繞畫意；「使人看了上一回，猜不到下一回，看了前文，料不

定後文，但事實上的變化，與文字上的曲折，細想起來，都深合情理，絲毫不荒唐，也絲毫不勉強，因此之故，能令讀者如入其境，以至於著迷。

（以上所引為上海老報人嚴獨鶴先生對張著「啼笑因緣」的評語）

張恨水於民國十八年五月間，獨自在北京中山公園「四宜軒」附近，一列土山之間，一所茅草亭中，坐在石墩之上，遠眺著楊柳樓臺，高山流水，腦海中晃蕩著當時只有強權沒有公理的社會，勾劃出「啼笑因緣」全書的結構與布局；其描繪的人物與情節雖然沒有像「紅樓夢」中那樣地龐雜，但以書中一生三旦（青年學子樊家樹與天壇鼓姬沈鳳喜、總長千金何麗娜以及江湖女俠關秀姑）之間錯綜複雜的戀情，以及與軍閥劉將軍之間的恩怨情仇都與當時社會狀況相吻合，故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張恨水以他的神來之筆將箇中人物的內心深處刻畫入微，寫情寫景確有其獨到之處。

余讀「啼笑因緣」前後不下十餘次，覺得其中最精彩的片段莫過於十五回（柳岸感滄桑，鴻影、桐蔭聽夜雨，落木驚寒）中描述男主角樊家樹對天壇鼓姬情有獨鍾，旋因母病回南探視，返抵北京後，始驚悉其摯愛——沈鳳喜已為軍閥劉將軍強行擄去，未免有些意志消沉；幸賴其忘年交——江湖豪俠關壽峰與其女關秀姑同情其遭遇，乃陪同他到「什剎海」一帶品茗、聊天、解悶；未料竟在什剎海的柳堤上與鳳喜意外相值，但伊人卻在倉皇中登車離去，不僅舊歡難捨，抑且倍增根觸！張恨水將如夢如煙如詩如畫的情節條分縷析地描繪得入木三分。茲采擷其中重要環節，分述於后：

其一：「她（指江湖女俠關秀姑）走著路，心裏卻在盤算著，若是遇見熟人，他們看見我今天的情形（指與樊家樹併肩而行）

，豈不會疑心到我……記得我從前曾夢到（與他）同遊公園

的一回事，而今是分明應了這個夢了……她只管沉沉地想著，忘了一切，及至到了什剎海，眼前忽然開闢起來，這才猛然的醒悟。」（張恨水把「少女情懷總是詩」描繪得淋漓盡致）

其二：「家樹站在壽峰之後，跟著走到海邊。原來所謂海者，卻是一個空名，只見眼前一片青青，全是些水田，水田中間，斜斜的土堤，從南到北，直穿了過去，這土堤有好幾丈寬，長著有七八丈高的大柳樹；這柳樹一棵連著一棵，這土堤倒成了一條柳岸了。（下略）家樹道：『天下事都是這樣聞名不如見面。北京的陶然亭，去過了，是城牆下葦塘子裏一所破廟，什剎海現在又到了，是些野田。』壽峰道：『這個你不能埋怨傳說的錯了。這是人事有變遷。陶然亭那地方，從前

四處都是水，也有樹林子；一百年前，那裏還能撐船呢，而今水乾了，樹林子沒有了，廟也就破了。再說到什剎海，那裏是我親眼得見的，這幾全是一片汪洋的大湖；水淺的地方，也有些荷花，而且這裏的水，就是玉泉山來的活水，一直通三海。當年北京城裏，先農壇，社稷壇，都是禁地，更別提三海和頤和園了。住在北京城裏的闊人，整天花天酒地，鬧得膩，要找清閑之地，換換口味，只有這兒和陶然亭了，至於現在的闊人，一動就說上西山。」（下略）家樹道：『桑田變滄海，滄海變桑田，古今的事，本來就說不定。』說著，將手向南角一指，指著那一帶綠柳裏的宮牆。」

「就在這一指之間，忽然看見一輛汽車，由南岸直開上柳堤

來。柳堤上的人，紛紛向兩邊讓開。這什剎海雖是自然的公園，可是警廳也有管理的規則。車馬在兩頭停住，不許開進柳堤上來。這一輛汽車，獨能開到人叢中來，大概又是官吏了。（下略）（家樹）只一回頭，那輛汽車，不前不後，恰恰停在這茶棚對過。只見汽車兩邊，站著四個背大刀掛盒子砲的護兵，跳下車來，將車門一開，家樹這座上三個人，不由得都注意起來，看是怎麼一個闊人？及至那人走下車來，大家都吃一驚；（下略）不是別人，正是鳳喜。家樹身子向上一站，兩手按了桌子，『啊』了一聲，瞪著眼睛，呆住了。作聲不得。鳳喜下車之時，未曾向著這邊看來，及到家樹『啊』了一聲，她抬頭一看，也不知道和那四個護兵說了一句

什麼，立刻身子向後一縮，扶著車門，鑽到車子裏去了。接著那四個護兵，也跟上車去，分兩邊站定，馬上汽車鳴的一聲，就開走了。」（下略）

「壽峰笑道：『樊家老弟！我知道你心裏有些不好過。可是你剛才還說著呢，桑田變成滄海，滄海變成桑田，那麼大的東西，說變就變，何況一個人呢。』」（下略）

「家樹沉默了許久，好像省悟了什麼一件事的樣子，然後點點頭對壽峰道：『世上的事，本來難說定。她一個弱女子，上上下下，用四個護兵看守著她，叫她有什麼法子？設若她真和我們打招呼，不但她自己要發生危險，恐怕還不免連累著我們呢。』壽峰笑道：『你這個人太好說話了。我都替你生氣呢，你自己倒以為沒事。』

『家樹道：『寧人負我吧。』』（張恨水慣用以古論今，以虛寫實的手法，描述人世的浮沉

；他從滄海桑田之變，引述「樊、沈」的情變，令人掩卷唏噓者再！書中男主角樊家樹在懊喪之餘，終於吐出一句：「寧人負我吧。」微微透出一絲禪意，也令人拍案叫絕。）

其三：「這天晚上，他（指樊家樹）

只喝了一點稀飯，就勉強打起精神在燈下看書；偶然一抬頭，看著掛著的月份牌，已經是陰曆七月十一日了。今夜月亮，該有大半圓。一年的月色，是秋天最好，心裏既是煩悶，不如到外面來看看月亮消遣。在這陰沉沉的夜色裏，這院子就更顯得有一種淒涼蕭瑟的景象。抬頭看天上，陰雲四布，只是雲塊不接頭的地方，露出一點兩點的星光來，那天上半

輪新月，只是在雲裏微透出一團散光，模模糊糊，並不見整個的月影。

後來，月亮從雲裏鑽出來，就照見梧桐葉子綠油油的，階石上也是濕透，原來晚間下了雨，並不知道呢。那月亮正偏偏地照著，掛在梧桐一枝橫枝上，大有詩意。

不料只一轉眼之間，梧桐葉上的月亮不見了，雲塊外的殘星也沒有了，一院漆黑，梧桐樹便是黑暗中幾叢高巍巍的影子，不多久，樹枝上有卜篤卜篤的聲音，落到地上。家樹想：莫不是下雨了？於是走下石階，抬頭觀望，正是下了很細很密的雨絲。黑夜裏雖看不到雨點，覺得這雨絲，由樹縫裏帶著寒氣，向人撲下來。家樹正在這樣地望著，一片梧桐葉子，就隨著積雨，落在家樹臉上

。家樹讓樹葉一打，臉上冰了一下，便也覺得身上有些冷了。」（下略）

「（在）這種環境裏，那萬斛閒愁，便一齊湧上心頭，人不知在什麼地方了。家樹正這樣凝想著，忽然有一株梧桐樹，無風自動起來了，立時唏哩哩哩，雨點和樹葉，落了滿地。突然有了這種現象，不由得吃了一驚，自己也不知道是何緣故？連忙走回屋子裏去，他將桌燈一開，卻見墨盒下面，壓了一張字條，寫著酒杯大八個大字，乃是：『風雨欺人，望君保重。』一看桌上的小玻璃鐘，已是兩點有餘，這時候，誰在這裏留了字，未免奇怪了！看那筆跡，還很秀潤，有點像女子的字。再一看桌上，墨盒不曾蓋得完整，一枝毛筆，沒有套筆帽，滾到了桌子犄角

上去了。再一思量，剛才跨院裏梧桐樹上那一陣無風自動，更加明白。心裏默念著，這樣的風雨之夜，要人家跳牆越屋而來（指的是俠女關秀姑），未免擔有幾分危險。她這樣跳牆越屋而來，只是要一看我幹什麼，未免隆情可感。要是這樣默受了，良心上過不去；要說對於她去作一種什麼表示；然而這種表示，又怎樣地表示出來呢？自己受了她這種盛情，不由得心上添了一種極深的印象。」（下略）（以上所引，像是一篇清麗脫俗的散文，

在林黛玉魂歸離恨天的同一時刻，如出一轍；名家的手法，都是撼人心弦、引人入勝的二法門。張恨水與曹雪芹的作品——「字字看來都是血」，都是反映各個時代的背景與當時的社會概況，在中國文學與小說史上永遠占有不可磨滅的一頁。）

又「啼笑因緣」最後一段的描繪，不僅意境高遠，抑且令人有悵然若失的思維；如前所云，鼓姬沈鳳喜被擄入「將軍府」之後，劉將軍就將她視為禁臠，旋因疑惑她與樊家樹仍有往來，故對她母女百般凌辱，鳳喜終於在軍閥的手槍與皮鞭威嚇之下，驚恐成瘋；至此，樊、沈復合無望，俠女關秀姑轉而想促成樊家樹與財政總長千金何麗娜的婚事。（麗娜長相酷似鳳喜，為家樹表嫂閨中膩友，過去曾一再向家樹示好，無奈其時家樹心有別屬，且對她的一味西化作風不敢

苟同，故未假以辭色；麗娜在頻遭冷落之餘，刻意舉辦一次大型舞會，在狂舞終宵之後，旋即隱入西山別墅，一心向佛。）乃設計導引事前毫不知情的樊家樹無意中跨入財政總長西山別墅的豪華客廳之中，與舊識何麗娜相與話舊；那夜，窗外白雪皚皚，室內燭影搖紅，樊何的一雙儷影，搖晃在紫紅色的帷幔之上，啟人無限的遐思與綺念；就在這風光旖旎的此刻，窗戶突然為人推開，丟進一束鮮花，樊、何急步向前，但卻不見人影，祇見朦朧的街燈下，遠處塵土飛揚，蹄聲篤篤，二人料想定是秀姑所為；「何麗娜將紫色的窗幔，掩了玻璃窗，免得家樹再向外看，那屋裏的燈光，將一雙人影，便照著印在窗幔上。窗外天上那一輪寒月，冷清清的，孤單單的，在這樣冰天雪地中，照到這樣春氣蕩漾的屋子，有這樣風光旖旎的雙影，也未免含羞羨慕的微笑哩。」張恨水描繪世情如此詭譎，世道如此崎嶇，他自己在全書結尾時，也曾感到「啼

笑皆非」；並賦詩一首，茲錄於后：

畢竟人間色相空，

伯勞燕子各西東；

可憐無限難言隱，

只在拈花一笑中。

歲月如詩人生如劇

張恨水，原名張心遠，安徽潛山人，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生於江西廣信，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病逝北京。從一九二四年其成名作「春明外史」問世，迄至一九五八年寫罷「孔雀東南飛」為止，前後約寫近百部改良體章回小說，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物。紅潮席捲大陸之後，他受著客觀環境的影響，只能寫些無關輕重的中國古代民間故事，如「梁祝」、「白蛇傳」與「孔雀東南飛」等等；及至「十年浩劫」期間，他也險被打成「右派」，所幸毛澤東前此在陪都重慶趨訪他時曾稱譽他是「天才作家」，故與周恩來等都多方為他緩頰

，始免於抄家或打進牛棚。幾千年來，中國亂世文人的遭遇，似都如出一轍；君不見「白髮三千丈」的李白、「烽火連三月」的杜甫、「故國夢重歸」的李煜、以及「滿紙荒唐言」的曹霑，不都是在戰亂頻仍，烽火漫天中，悵鬱而終！

張恨水的筆耕生涯如此，他的婚姻生活也是一波三折。他十九歲在家鄉時的婚姻，完全是由他母親一手包辦，待他步入洞房，掀起新人徐氏的蓋頭來，才發現他母親相親歸來口中一直誇讚的「絕代佳人」，竟是如此地不堪一顧；如立即退婚，則在當時舊禮教的約束之下，無異置新娘於死地，故只能默然承受，坐待天明。後來才知道是徐家耍了一套「掉包」計，相親時是以美眉（妹）作餌，成親時再以醜姐補實；如此荒唐鬧劇，是張恨水以後遠走天涯的主要原因。

其後，張恨水在北京與好友成舍我先後創辦「世界晚報」與「世界日

報」，又主編兩報副刊，生活至為忙碌；夜晚回到他所寄宿的「潛山賓館」，一燈獨處，倍感寥寂，故有另組新家的打算。當此際，據說他曾兩度墜入愛河，都因「名義上」是已婚的人，故都成為「無言的結局」；他三十歲時所寫、曾在他所主編世界晚報副刊「夜光」上連載五年的「春明外史」（從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為止，凡五十七個月，都七、八十萬言），係描繪「皖中才子」楊杏園先後與風塵知己梨雲及頗具文采的巨室閨秀李冬青之間充滿哀感頑艷的感人故事，當時坊間盛傳是張恨水的親身遭遇，說他是以「真事隱（甄士隱）、假語揶（賈雨村）」的方式，託之於書；其中意味深長的兩首詩，其一是與梨雲過去交往的情形，楊杏園以詩記之，其二是李冬青因故遠去，楊杏園悵鬱而終，當他垂危之際，在病榻上要前來探視故人的李冬青噙淚記下，茲

分錄於后：

其一 懷梨雲

碧海精禽事有無，
揚州塵夢總模糊，
畫屏幻影疑蝴蝶，
隔座春風感鷓鴣。
小鳥依人方解恨，
梨花帶雨不禁扶，
銷魂最是微醺夜，
偷看春棠睡後圖。

其二 致冬青

白髮高堂滄客情，
三千里外望歸程，
明宵魂斷江南路，
黃葉村前有哭聲。

★ ★ ★

莫向知音喚奈何，
人生會合本無多，
只愁殘照西風裏，
為我高吟薤露歌。

張恨水湖海消沉，情深潭水；為
解客中寥寂，乃在北京「貧民習藝所

「覓一孤女胡秋霞為侶，暫在客地為
他操持家務，但秋霞祇是一位平庸女
子，自難營造如張恨水所期望地那樣
「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情境，理想終
又趨於幻滅。一直到他的代表作「啼
笑因緣」問世之後，拍成電影，舉國
為之癡狂，影評也好，書報雜誌也好
，都是佳評如潮；「粉絲」(Fans)

朝夕與共；祇是這種鶼鶼情深的甜蜜
歲月只歷經二十八度寒暑。一九五六
年周南罹癌之後，兩人的情緒頓陷低
潮；恨水雖寸步不離病榻，終究回天
乏術。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周南香
消玉殞時，張恨水悲慟逾恒，長歌當
哭，曾先後作「悼亡吟」十首，茲扼
要摘錄於后：

滿天下，「知心」終於有一人，她就
是「春明女中」學生周淑雲，此姝能
歌善舞，花容出眾，豆蔻年華，就矢
志靡他，非「張」不嫁；俚語云：「
皇天不負苦心人」，巧就巧在周淑雲

二十八年學畫眉，
一雙遊履合歡枝，
如今癡坐茶煙淡，
齋冷人亡幾個知。

正是張恨水胞妹張其節的學生，學生
既有所請託，老師焉能不助一臂之力
？何況張恨水久已乾枯的心田始終沒
有得到豐沛的滋潤，一見如此絕代佳
人，焉能不為之心動？於是郎既有情

★ ★ ★
深山日永綠松陰，
卿發豪音我佐琴，
十七年前閨裏事，
對燈細想到如今。

，妹也有意，終於結成連理。比翼雙
飛之後，張恨水將淑雲易名為周南，
從此，不論在戰前故都，戰時重慶，
以及戰後北京，兩人都是形影不離，

★ ★ ★
淒風篩樹過重陽，
榻冷加衣著意涼，
只是一場春夢破，
青衫淚湧哭墳旁。

以及戰後北京，兩人都是形影不離，

青衫淚湧哭墳旁。

★ ★ ★

不學莊周賦鼓盆，
無情事鐘有情根，
書聲斷續何人理？
小院窗閒晝掩門。

文章千古得失寸心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
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
人生長「恨水」長東。（以上所引為
南唐後主李煜的千古絕唱「相見歡」
似為恨水悼念周南而作。）

張恨水自周南逝後，鬱鬱難以終
日，縱使在歲暮云寒的大年夜，也有
「已無餘力憂天下，只把微醺度歲關」
的感慨；一九六七年農曆新正初七
黎明起床時，突感不支，張恨水終於
撒手塵寰，死於腦溢血。

張恨水曾說過，他希望他的小說
能夠傳世，俾使後來者能夠知道他所
處的時代背景與當時的社會概況；如

果後來之人能夠從他所
描繪與隱喻的小說之中
得到些許領悟與樂趣，
也是他寫小說的原始初
衷。他的著作由於大環
境的變遷曾一度趨於沉
寂，但在大陸改革開放
之後，文化界又掀起出
版張恨水的小說浪潮；
在二、三十年代，舉國
都是「張迷」，如今，
兩岸四地都有他的「粉
絲」，尤其是我華人耆
老，海外淒遲，夜深無
侶，都在爭睹他的小說
、電影與電視連續劇；
他的小說有傳世價值，
乃為不爭之事實。我為
這位「鄉先輩」高興，
也為一代章回小說大家
張恨水喝采。
二〇〇六年九月脫稿於
洛杉磯

滾滾塵緣

滾滾塵緣

孫樹模 著



「滾滾塵緣」，所談止於風月。其實，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與人生，幾者都是密不可分的。不論你所學為何，不論妳從事何種職業，如果生活不能藝術化，生活中缺乏文學的滋潤，那是何等地枯燥無味！「人、應該每天聽一點音樂，讀一首好詩，看一幅美畫，同時，假使可能的話，說幾句通情達理的話。」信耶？非耶？端賴讀者去品評了。

作者：孫樹模
出版社：聖文書局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108號3F
劃撥帳號：0739333-2號
定價：台幣280元